

中日之间

刘柠 作品

刘柠先生是近年来活跃在中日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的阐述便是文明对话的「活广告」。他的关切和忧思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的情怀与用心。



余世存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中日之間

劉
柠

中日之間

刘柠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之间 / 刘柠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086-4322-9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日关系 - 文集 IV. ①D822.33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8098号

中日之间

著 者：刘 柜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昊天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322-9 / D · 268

定 价：39.00 元



印 张：9.75 字 数：212 千字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epub.com

序

比邻示众叹中日

余世存

30年的改革开放，一个世代的时间，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发生了很大的改变。3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人出过国，外人到了中国的街头，多被视为带菌者、危险分子、特务。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这当然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中国内地无告的人民在谈论社会差别时感叹说：我花了18年的时间才能和某某一起喝咖啡。对外人，我们可能会有同样甚至更长时间的感叹，今天的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才能跟西方人坐在一起喝咖啡。

我们的进展是显然的，但又是缓慢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一如我们跟生活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一样，我们跟外人的关系也难得从容平常。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好，融入国际社会也好，做世界工厂也好，在跟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比如八国集团成员国打交道时，我们至今少有真正的平等认知和交往，少有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少有友直、友谅、友多闻一类的共勉和分享。一如我们对自家的历史和现实说不清楚，对周边国家，如俄罗斯、印度等

大国，我们在盲目中又有着冷漠、势利和狂傲。在这中间，我们跟日本的关系是最为严重的。

日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它曾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国家体系里优秀的持自己意见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国家体系里优秀的一员。它的勤勉、刻苦、敬业举世闻名，因此，它才会有浴火重生、废墟上迅速站起的国力。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俱乐部里，日本是为数不多的亚洲成员之一，但回到亚洲是它的必由之路，它需要亚洲的承认。

中日两国比邻而居，但历史、政治家和国家尊严、利益纠缠不清等因素大大伤害了两国的邦交和国民心理。这是直到今天仍有待改变的事实。幸运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作家、科学家、思想家、普通国民乃至政治家都能明白，今天一国国民之福祉绝非建立在对邻国的征服或围堵之上。数千年的人类史证实，军战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而近代以来的商战和学战不过是一些忽视民瘼的自大的概念，从来没有给本国和他国的人民带来持续的福利。边贸、互市一直是民族国家体系以前民众的愿望，消除贸易壁垒、与国际惯例接轨、给予国民待遇等等一直是现代国家的人民的愿望。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福祉，这也包括从邻居那里受益受惠。

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是，遵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律则，跟世界友好共处。富强起来的目的不是作秀、争强，而是赋予意义。因此，跟现代化初期的文化冲突、殖民地利益冲突、政治军事冲突等不同，今天的人类不应以冲突为荣，而应以之为耻。用孔子乃至当代的价值哲学来叙述富强起来的国家和民众的政治目的，就是富而教之，而非富而争之。简

单地要求现代国民，就是他有责任教育自己，进而影响周围的人；用于中日关系，就是中日两国的国民，都应该见贤思齐，相互增益。

值得注意的是，中日两国有不少作家、学者，努力传达一种理解之同情和认知理性，以消除误解，为中日的新关系尽绵薄。本书的作者刘柠先生就是近年来活跃在两国媒体间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于解读中日问题，他的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经历了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阐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广告”，是文明言说和文明对话的体现，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作家推进两国国民亲善相处的情怀用心。

愿此书为一瓣心香，为中日两国祈福！为世界祈福！

2013年3月15日

于北京青年湖畔

目 录

Contents

序 比邻示众叹中日 / 余世存 // VII

中日之间

- 日本道歉了吗——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 // 003
流亡中国十八载的日共党员 // 018
“一小撮”与“广大人民” // 040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兼谈 19 世纪末 20 初叶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 046
超越“国益”的纽带——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私谊 // 053
“支那”、“文化反哺”及其他 // 065
以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 // 073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 079
朝阳门外的牧师校长 // 085
作为“知日派”的齐世英 // 091
清水美和：中国人民的诤友 // 094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 101

日本人为什么在意别人的目光——兼论“华夷秩序”	// 105
日本被中国赶超后的反思	// 113
驻华民间大使人事与“中国帮”的式微	// 117

文化风土

自然灾害与日本的国民性	// 123
从历史文化维度看日本大地震	// 130
扶桑国，樱花宴	// 139
飞，还是不飞	// 142
学习“伊达”好榜样	// 145
演艺圈与黑社会	// 148
因为是人性的，所以是尊严的	// 151
《叶隐》、武士道及其他	// 155
平成倏忽 20 载，象征天皇始生根？	// 166
美术馆之国	// 169
“屌丝”的芥川奖	// 173
斜阳笼罩的日本大报	// 181
日本大报的转型之路	// 184
日本出版业的黄昏之美	// 188

历史纵深

江户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	// 199
从“大正民主”到法西斯时代	// 202
“特高”警察的来龙去脉	// 215

那些愤怒的年轻人 // 223
永田洋子和联合赤军事件 // 227
IBM商业间谍案——日美计算机战争的分水岭 // 237
核电大国日本的前世今生 // 242

制度文明

新闻是权力的“看门狗” // 255
“民生大国”是最大的软实力 // 259
东电问题的实质是大企业病 // 262
如何认识异域的社会变革——与G先生商榷兼谈小泉的“构造改革” // 266
日本政治资金的起源、构成及其法律限制 // 270
日本人的“身份证” // 276
谈日本的养老金制度 // 279
看民主党治理官员“下凡” // 284
执政党的钱袋子 // 287
附 外行眼中的医改问题 // 290
后记 “濯足”之后费思量 // 295

中日之间

- 日本道歉了吗——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
- 流亡中国十八载的日共党员
- “一小撮”与“广大人民”
-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日关系——兼谈 19 世纪末 20 初叶日本对华“民间外交”
- 超越“国益”的纽带——孙中山与梅屋庄吉的私谊
- “支那”、“文化反哺”及其他
- 以东亚视角看五四运动发生机制中的国际背景
-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钊
- 朝阳门外的牧师校长
- 作为“知日派”的齐世英
- 清水美和：中国人民的诤友
- 竹内实：超越“友好”思维的中国通
- 日本人为什么在意别人的目光——兼论“华夷秩序”
- 日本被中国赶超后的反思
- 驻华民间大使人事与“中国帮”的式微

日本道歉了吗 ——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迷惑”与“麻烦”的公案

2011年，日本出版了一部书：《日中国交正常化》（以下简称《日中国交》）。作者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服部龙二，是一位中国问题学者。该书付梓于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夕，是一部对中日两国复交前后历史的回顾、检讨之作，故备受学术界的关注。甫一刊行，该书便上了各大报纸的书评版，也引发了“贊否两论”。

正面评价不在话下：荣膺日本《每日新闻》主办的亚洲太平洋奖的特别奖和《朝日新闻》主办的大佛次郎论坛奖。尤其是后者，评委中不乏诸如前东大校长、京大教授和《朝日新闻》论说委员等学界大腕，自创设以来，一向为士林所重。而负面评价，也相当刺目：老一辈汉学家、重量级学者矢吹晋教授撰写长篇书评《探寻日中相互不信任的原点——大佛次郎论坛奖·服部龙二著〈日中国交正常化〉的读法》^①，指其是一部“愚蠢、拙劣之作”；该书副标题虽为“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官僚们的挑

^① 矢吹晋『チャイメリカ——米中結託と日本の進路』、花伝社、2012年、192頁。

战”，实质上却始终停留于官僚们“自我陶醉”、“自吹自擂”的层面，“听不到田中和大平的肉声，庶几等于抹杀”；“该书的腰封上赫然写着‘什么是真正的政治主导’，却令我误读成‘什么是真正的官僚主导’”，难掩“对此书深深的失望”。

在“温良恭俭让”的氛围颇为浓厚的日本学界，桃李满天下的前辈学者竟以如此“酷评”指摘一位后学的研究，实不多见。如果不是从后者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了相当的学术瑕疵，或感到某种学术立场上的冲突，矢吹教授绝不至于光火至此。由于该问题也涉及中方，牵涉到中日关系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而对那段公案的解读，则关系到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历史问题之“解决”与否。兹事体大，敢不关注！

田中“问题”道歉

1972年9月25日，北京时间11时30分，以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为首，包括外相大平正芳、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政府和执政党内高官共52人的庞大代表团乘坐的日航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这是战后日本飞机首次进入北京。鉴于日本国内严峻而微妙的政治“磁力场”及邦交正常化谈判本身的艰难，田中对身边人说：“（来北京）做好了死的准备。”

当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欢迎晚宴。中日双方出席者逾600人，大大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规模。中方的准备工作极尽周到。军乐团现场演奏日本国歌《君之代》和《佐渡小调》、《金比罗船船》和《鹿儿岛小原节》（分别为田中、大平和二阶

堂各自家乡的民谣）等日本歌曲；周恩来总理亲自执箸为田中布菜，斟茅台酒：“这酒，喝多少杯都不会上头。”

周总理在欢迎田中一行的祝酒词中，首先回顾了中日两国两千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接着，话头一转：

……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

首相阁下，你访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

在全场起立、干杯之后，田中走上主席台，致答谢词：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事实……

为了便于译员口译，田中的致辞按意群断开，每段间隔之后，都响起预期的热烈掌声。可“麻烦”一句既出口，台下却安静得出奇，空气仿佛凝固了。在国会讲坛上以雄辩著称的田中，额头上开始渗出汗珠，后半段的内容像照本宣科，显得有些僵硬。

田中致辞时，中方译员，生于台湾、在神户长大的林丽韫就

坐在周总理的旁边。当她听到从麦克风中传来“添麻烦”云云的日方翻译的瞬间，直觉“译法不太好”。同在一旁忙着为各国大使传译的英文翻译唐闻生嘀咕了一句“太轻了”，林丽韫默默地点了点头。^①

当时，与田中同时立于主席台一隅、担当口译的，是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外交官小原郁夫。小原在中国出生、长大，回国后，又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中文地道得像母语。据他回忆，讲话稿是事先翻译好的，逐字逐句校对过，包括在哪里停顿等细节问题，均在讲话前与田中本人沟通过。“讲话者没说的话，（作为翻译）不可能说。也不是没有脱稿当场发挥的讲演者，甚至不乏频密发挥者。但田中总理的情况，完全跟文章一样。”因此，现场口译“误译”的可能性，可基本排除。

当晚宴会结束后，中方即刻召开内部会议，紧急讨论田中道歉问题。据说，认为道歉规格不够、提出严厉质疑的，是彼时刚刚复出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战前，郭沫若曾长年在日本留学、流亡，被认为是中国屈指可数的“知日派”。^②

田中自然没想到问题有多么严重。翌日早餐，是中日混搭的菜单，除了海苔、和风渍菜和梅干（均为田中的嗜好物）外，自然少不了田中的最爱——味噌汤。味噌原料，则特选田中常年食用、非此不可的新潟县柏崎市百年老店“西牧”的三年陈酱。刚

①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40頁。

② 矢吹晋『激辛書評で知る中国の政治・経済の虚実』、日経BP社、2007年、96頁。

从旅途疲劳和前晚茅台酒的宿醉中缓过劲来的田中，神清气爽，食欲大振。餐桌上，见大平和二阶堂相互以汉俳唱和应酬，说了句“俺不学无术”，便回到自己的房间，以颇为自信的书道，挥毫写就一首中文诗：

国交途绝几星霜，修好再开秋将到。

邻人眼温吾人迎，北京空晴秋气深。

这首诗当天便以手迹图版的形式刊登在《每日新闻》的晚刊上。可田中万万没料到，几小时后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足以令他食欲全消。

当天下午（9月26日），中日双方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谈。周总理一上来就对前一天晚上田中的“问题”道歉提出了批评：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给您“添了麻烦”——这是一种轻微的道歉。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用“添了麻烦”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至此，一桩中日关系史上旷日持久的公案已经酿成，其真相扑朔迷离，至今仍间或发酵。

“迷惑”何以成“麻烦”

不用说，麻烦是出在所谓“添麻烦”的表述上：田中讲话日文原稿中的“迷惑”，被译成了“麻烦”。当然，若是照字面直译的话，如此翻译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日方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实

务主导者，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后任驻华大使的桥本恕负责起草了讲话稿文本，他坚决否认“误译说”：“绝不是误译。”后来，他曾回忆说：

从战争结束，毕竟已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从道理上来说，日本是战败国，中国是战胜国，大家都明白。可是，日本大多数人，从当时直到现在，仍觉得是跟美国打仗战败了，而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虽说也承认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日本民族的“矜持”^①，也是我想努力保持的。我就是抱着这种想法起草的文本，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总理看过，完全没修改。^②

作为被首相委以重任的职业外交官，桥本虽然深知“日本军对中国做下了很过分的事”，但顾及“不认为是输给了中国”的国内舆论（这种舆论甚至让田中“做好了死的准备”），他在道歉问题和捍卫“日本民族的矜持”之间，试图寻找某种平衡。1992年9月，他在NHK（日本放送协会）纪念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特别节目《周恩来的决断》中，对记者谈道：“考虑到日本国内的舆论，那已经是到了极限的提法……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文章也给大平外务大臣和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

^① 日文的“矜持”(kyoji)，既有中文矜持之意，同时也包含自尊心、自豪、自负、自得之意，有些近似于英文的“pride”。在此权且沿用原文表述。

^② 服部龍二『日中国交正常化：田中角栄、大平正芳、官僚たちの挑戦』、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138頁。